

漢書門			
九	一	二	四
〇	〇	八	〇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内			
六	四	漢	
函	〇	書	
二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418	
冊數	50 (49)		
函號	281	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十一元

承德郎司業臣力偉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
眾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為蕃州
以僕骨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為僕
固氏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鬪
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

討賊雲中破之敗薛忠義于背度山殺七千騎禽忠義
子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走史思
明肅宗卽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祿山北掠
朔方子儀率懷恩迎擊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
歸懷恩怒叱斬之將士股栗皆殊死戰遂破其衆收馬
橐它器械甚衆帝又詔與燉煌王承宋使回紇請師回
紇聽命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河東走賊將崔乾祐
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苦戰二日王師敗績
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收散卒還河東子儀赴
鳳翔歸仁以勁兵邀戰三原子儀使懷恩與王升陳回
光渾釋之李國貞五將軍伏白渠下賊至遇伏敗而走
又戰清渠不利引還時回紇使葉護帝得以四千騎濟
師南蠻大食等兵亦踵至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
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
馳掩之賊斬無遺者賊氣沮旣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
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
鬪尤力賊大崩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
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李歸仁等致麾下王曰將軍戰
疲且休矣迨明與將軍圖之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
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必爲我患

雖悔無逮王不從固請通夕四五反遲明謀者至守忠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以復兩京有殊功詔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賜封二百戶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行營節度使進封太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仍爲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鬪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場劫致于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蠱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立拜隴右節度使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又爲少子請婚故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寶應元年帝召兵於回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盜塞關中

大震帝遣殿中監藥子昂勞之可汗因請見懷恩及其
母有詔報可懷恩避嫌不往帝賜鐵券手詔固遣乃行
與可汗會太原可汗大悅遂請和助討朝義卽引兵屯
陝州待師期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
兵會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旛使突
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左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
朝義擁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
朝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馬
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入衆囂
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禽四千餘人降者二萬轉
戰石榴園老子祠賊再敗自相犇蹂死填尚書谷幾滿
朝義輕騎走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釋賊
所署許叔冀王佑等衆皆按堵留回紇屯河陽使瑒及
北廷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北懷恩常墜賊而次至
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朝義至
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合有衆四萬據河
以戰場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逸僞
帥達盧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
至貝州得其黨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四
瑒勒兵挫其鋒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設三伏以待
賊半度伏發擊之朝義走會回紇以輕騎至瑒卷甲馳
之大戰下博賊背水陣師奔擊賊大崩積尸蔽流而下
朝義退守莫州於是都知兵馬使薛兼訓郝廷玉兗鄆
節度使辛雲京會師城下朝義與田承嗣數挑戰不勝
臨陣斬僞黨敬榮朝義懼率殘衆奔幽州王師追躡朝
義走平州自經死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
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加封
戶四百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
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

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未
幾加太子少師增戶五百第一區與一子五品官詔護
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
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旣父子新立功舉河
朔若拾遺名出諸將遠甚而爲雲京所拒大怒表上其
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拒晉州
張如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監軍駱奉先自
雲京所歸雲京已厚結其懽因言懷恩與可汗約反狀
明白奉先過懷恩升堂拜母母讓曰若與我兒約兄弟

今何自親雲京然前事勿論自今宜如初酒酣懷恩舞
奉先厚納以幣懷恩未及酬奉先亟辭去懷恩卽遣左
右匿其馬奉先疑圖已乘夜遁歸懷恩驚追與其馬奉
先還具奏懷恩反狀懷恩亦請誅雲京奉先詔兩解之
懷恩之過潞李抱玉贈以幣馬懷恩答之俄抱玉表懷
恩私有所結廣德初進拜太保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
官增封戶五百瑒與一子五品官封戶百仍賜鐵券以
名藏太廟畫象凌煙閣又以瑒檢校兵部尚書朔方行
營節度使然懷恩怏怏又性彊固不肯爲讒毀屈無以
自解乃上書陳情曰臣世本夷人少蒙上皇驅策祿

之亂臣以偏裨決死靜難仗天威神克滅彊胡思明繼
逆先帝委臣以兵誓雪國讎攻城野戰身先士卒兄弟
死於陣子姓沒於軍九族之內十不一在而存者創痍
滿身陛下龍潛時親總師旅臣事麾下悉臣之愚是時
數以微功已爲李輔國讒間幾至毀家陛下卽位知臣
負謗遂開獨見之明杜衆多之口拔臣於汧隴任臣以
朔方游魂反幹朽骨再肉前日回紇入塞士人未曉京
輔震驚陛下詔臣至太原勞問許臣一切處置因得與
可汗計議分道用兵收復東都掃蕩燕薊時可汗在洛
爲魚朝恩猜阻已失歡心及臣護送回紇雲京閉城不

出潛使攘竊蕃夷怨怒彌縫百端乃得返國臣還汾州
休息士馬雲京亦不使一介相聞畏臣劾奏故構爲飛
謗以起異端陛下不垂明察欲使忠直之臣陷讒邪之
黨臣所爲拊心泣血者也然臣之罪有六無所逃死往
者同羅背逆以騷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
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
子玠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
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
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四也河
北新附諸鎮皆握彊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
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
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又言來瑱之誅不暴其
罪天下爲疑四方奏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可否不
出宰相詞言慢狠帝一不爲嫌且欲其悔過故推心待
之詔宰相裴遵慶臨諭詔旨因察其去就遵慶至懷恩
抱其足泣且訴遵慶道帝所以不疑卽勸入朝懷恩許
諾副將范志誠諫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
不見來瑒李光弼乎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懷恩乃
止欲使一子入宿衛志誠固止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
還懷恩慮洩其交通狀因留不遣卽使瑒攻雲京雲京

敗進攻榆次初帝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至是帝使往辭曰臣往請行時也今無及矣帝問故對曰頃陛下避狄于陝臣見懷恩責以春秋義不奔問官守故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然則奈何曰今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盛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郭子儀舊部曲陛下若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必相率而歸從之子儀至河中場攻榆次未拔追兵于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輦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又下詔拜懷恩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罷餘官懷恩固惡不能改遂誘吐蕃十萬入塞豐州守將戰死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禦之覆其陣懷恩泣曰曩皆爲我子反爲人致死於我入侵奉天子儀拒退之永泰元年帝集天下兵防秋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吐蕃自北道逼醴泉搖奉天任敷鄭

廷郝德自東道寇奉先以窺同州兗渾奴刺自西道路
盤屋趣鳳翔京師震駭詔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
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董秦屯棗
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
同州杜冕屯坊州帝御六軍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至
鳴沙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部將張韶徐瑋
王不能定其軍皆前死范志誠統眾寇涇陽時諸屯堅
壁大雨溪坎流潰賊不得進吐蕃既持久又與回紇爭
長更相疑莫適先進因焚廬舍驅男女數萬去周智光
邀戰澄城破之收馬牛軍資萬計回紇乃詣子儀降請

擊吐蕃自效子儀分兵隨之破其眾於涇州任敷走兗
渾詣李抱玉降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
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俄而從子
名臣以千騎降大曆四年册懷恩幼女爲崇徽公主嫁
回紇云

周智光少賤失其先系以騎射從軍起行間爲裨將魚
朝恩鎮陝州與相昵款數稱薦之累遷同華二州節度
使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眾十餘萬寇奉
天智光邀戰澄城破之獲駝馬軍資萬計逐北至鄜州

素與杜冕仇嫌時冕屯坊州家在鄜智光入殺刺史張
麟害冕宗屬八十人火民三千舍而去朝廷召懼不赴
更詔冕使梁州避讎冀其來偃然不聽命聚不逞數萬
恣剽掠以甘其欲結固之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及前虢
州刺史龐充初志斌自陝入奏智光慢不爲禮志斌責
之怒曰僕固懷恩豈反者邪皆鼠輩弄威福趣之禍也
我本不反今爲爾反遂叱斬志斌饗帳下時崔圓自淮
南納方物百萬盜頡其半天下貢奉輸漕劫留之士浴
調當西者懼何詰間道走同者遣部將邀捕斬之代宗
未暴其罪命中使余元仙持詔拜尚書左僕射既授詔
惠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
脚若加陝虢商鄜坊五州舍可因言諸子皆彎弓二百
斤有萬人敵挾天子令諸侯非智光尚誰可卽歷詆大
臣元仙震汗徐遺百縑遣之自立生祠俾其下禮賽大
曆二年帝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
召子儀督趙縱受口詔書帛內密丸遣家童走間道傳
詔子儀得詔聲言討之未行其衆大攜部將李漢惠自
同州降子儀乃貶智光澧州刺史聽百人隨身貸將吏
一切不問尋爲帳下斬其首并斬子元耀元幹來獻詔
梟首皇城南街判官邵賁別將蔣羅漢竝伏誅敕有司

具儀告太清宮太廟七陵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梁崇義京兆長安人以槩量業於市力能舒鉤後爲羽林射生事來瑱沈默寡言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崇義自南陽勒衆還襄州與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衆曰非梁卿莫可遂總其軍殺昭及南陽脅制衆心代宗因卽拜節度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相輔車根牙槃結然獨以地褊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以自振襄漢間人識教義親厚數諷入朝答曰來公有大功畏閹豎讒逡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而朝卽見族吾釁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飭軍旅男子郭昔上變事德宗欲示以信流昔遠方詔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初劉文喜之難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遣使尉撫諸道舟復如崇義所遂不肯內請易宅使更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諫者多死朝廷以不疑示天下乃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妻及子悉封賞賜鐵券擢其將蘭

果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以手詔召崇義崇義使卒持滿乃受命果奉詔不敢發詣崇義自言崇義對著號哭遂拒詔帝命李希烈率諸道兵進討崇義先攻江陵欲通黔嶺敗於四望而還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涑口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部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希烈誅其親族及軍從臨漢役者二千人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遣進旄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如父常徙幽州爲朔方部將以戰多賜姓更名嘉慶懷光在軍積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都虞候勇鷙敢誅殺雖親屬犯法無所回貸節度使郭子儀仁厚不親事以紀綱委懷光軍中畏之會母喪起兼邠寧慶都將德宗罷子儀副元帥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檢校刑部尚書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不敢南侵建中初楊炎欲城原州使懷光兼帥涇原遂其功原州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故子儀麾下嘗在懷光右及處其下意鬱鬱懷光因罪誅之由是涇軍迎畏劉

攻之因衆懼遂叛詔與朱泚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
師明年徙朔方節度使實封戶四百仍領邠寧時馬燧
李抱真討田悅未克詔懷光以朔方兵萬五千并力懷
光至魏未及營與朱滔等戰連篋山爲賊所敗悅因決
水灌軍燧等退屯魏縣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益戶
二百與滔等相持久不戰帝狩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
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
將抵奉天前遣裨將張韶以蠟韶表隨賊攻城叩壘呼
曰我朔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
固之喜卽持韶大號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
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復誦言宰
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軍食天下之亂
皆由此吾見上且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等計懷光有
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人豈不殆哉遂告盧杞杞
卽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可一舉滅
賊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
不得其情因然之乃敕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
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姦臣根隔不得朝頗恚悵去屯咸
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
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

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
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懷光數暴杞等罪帝爲貶
杞與趙贊白志貞又劾奏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尉懷
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戰屢詔使進軍以伺釁爲
解陰連朱泚初崔漢衡使吐蕃求助兵尚結贊曰吾法
進軍以本兵大臣爲信今制書不署懷光未敢前帝乃
命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事懷光陳三不可且言吐
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贊普責其不焚蕪今其來必肆
宿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旣用其人則同漢士儻邀
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義不先用勒兵自
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
信三不可卒不肯署又嫚罵贄曰爾何能興元元年詔
加大尉賜鐵券懷光赫然怒曰凡疑人臣反則賜券今
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時部將韓游瓌將兵衛奉天
懷光約令爲變游瓌以聞數日又密書趣之門者捕送
又遣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
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
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
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率輕騎趨南山糧
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

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給衆曰由此東吾有見糧可食也
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
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懷光乃奪李建徽陽惠元
等軍屯好畤然其下稍稍攜貳泚始憚之至是欲遂臣
懷光懷光怒告絕益不安乃引兵掠涇陽三原富平遂
如河中留張昕守咸陽而孟涉段威勇擁兵降李晟韓
游瓌殺昕以邠州歸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反
乃城守有詔以懷光爲太子太保許其麾下擇功高者
一人統其兵不奉詔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按兵觀
望京師平命給事中孔巢父中人啖守盈召之皆爲懷
光帳下所害於是繕兵嚴守帝乃遣渾瑊討之度支欲
罷其軍歲中稟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
而衆不被恩邪詔所司別貯縑錢須事定乃給瑊破同
州屯軍不得進數爲懷光所衄帝以河東節度使馬燧
威名白著乃拜副元帥與瑊及鎮國駱元光邠寧韓游
瓌鄜坊唐朝臣會兵進討燧拔絳州諸軍遂圍河中貞
元元年八月朔方部將牛勣斬懷光傳首以獻年五
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賜莊第各一區聽以禮葬
妻王從澧州初懷光死其子瑋盡殺其弟乃死故懷光
無後五年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至

也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侯君集
不率太宗存其祀考先王之道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
俾人嚮方曩者盜臣竊發朕狩近郊懷光夙駕千里奔
命行在假雷霆之威破虎狼之衆守節靡終潛構禍胎
大戮所加自貽伊戚孤魂無歸懷之忼然宜以外孫燕
賜姓李名曰承緒以左衛率府曹曹參軍繼懷光後仍
賜錢百萬置田墓側以備祭享還妻王使就養云

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爲崇玄生諸儒
推爲都講有媚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
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
能旣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回紇糧料使
加檢校職方員外郎克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僕固懷
恩表署河北副元帥判官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長權
變所至一切幹濟賄謝權幸以是數遷李抱玉表澤潞
副使爲陳鄭留後永泰中復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擢桂
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
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秀曰
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常過百
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爲數日費當數外管乃辦
耳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

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
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
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
使大曆五年徙浙東封潁川縣子遷淮南節度使喜譎
數行小惠羣吏任職三總藩皆天下富饒處以是斂求
貿易無虛日積財寶巨億萬初結元載賂金帛歲無慮
十萬緡又事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吳承倩及秀故能久
其任後載以過見疑少游亦疏之載子伯和謫揚州少
游陽喜之陰奏其罪代宗以爲忠建中初朝廷經費不
克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斗加百錢度支因請諸
道竝增焉李納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
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
台司徒宗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寓揚州所儲
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少游意朱泚勢盛不遽平欲
脅取其財使判官崔頴就佶索文簿貸二百萬緡佶以
非敕命拒之頴怒曰君善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
長卿常任租庸使爲吳仲孺所囚崔衆以倨李光弼被
殺故頴以爲言佶謁少游欲諫止不得語卽遣去於是
財用悉爲少游所掠佶奔白沙少游遣幕中房孺復召

之佶驚走渡江伏妻子案牘中以免佶有禦邊兵三千
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奪之能隨佶者至上元復爲韓
滉所留佶但諸史如江鄂州以表內蠟丸以聞會少游
使至帝詰其事辭以不知時禍難煽結帝未能制乃曰
少游國守臣取佶之財防它盜耳庸何傷遠近聞之咸
稱帝得其機云少游聞之果自安不疑李希烈陷汴聲
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參謀溫述送款曰豪壽舒廬旣韜
刃卷鎧惟君命又使巡官趙誦如鄆州厚結李納希烈
僭號遣將楊豐齎僞赦令送少游壽州刺史張建封邏
得之斬豐以僞赦送行在會佶入朝具言少游脅財賦
狀少游慙上表言所取以贍軍興請償之而州府殘破
不能償乃與腹心吏設法重稅民皆苦之劉洽取汴州
得希烈僞起居注書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
羞悸發病死年六十一贈太尉

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闔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
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于心莽得其所
輒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拔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
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
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李錡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國貞蔭調鳳翔府參軍

貞元初遷至宗正少卿嘗與卿李幹爭議錡以直不坐
德宗兩置之自雅王傳出爲杭湖二州刺史方李齊運
用事錡以賂結其歡居三歲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
道鹽鐵轉運使多積奇寶歲時奉獻德宗昵之錡因恃
恩驚橫天下推酒漕運錡得專之故朝廷用事臣錡以
利交餘皆乾沒于私國計日耗浙西布衣崔善貞上書
闕下暴其罪帝械以賜錡錡豫浚大坎至則并械墜坎
中聞者切齒錡得志無所憚圖久安計乃益募兵選善
射者爲一屯號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蚪須者爲一將
號蕃落健兒皆錡腹心稟給十倍使號錡爲假父故樂
爲其用帝於是復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領鹽鐵轉
運錡喜得節而忘其權去暴踞日甚屬吏死不以過甚
衆又逼汚良家寮佐力諫不能得遽遁去憲宗卽位不
假借方鎮故倔彊者稍稍入朝錡不自安亦三請覲有
詔拜尚書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中使馳驛
勞問兼撫慰其軍錡署判官王澹爲留後錡無人朝意
稱疾遷延不卽行澹及中使數趣之錡不悅聚澹視事
有所變更者諷親兵圍澹因給冬服錡坐幄中以挽硬
蕃落自衛澹與中使入謁旣出衆持刃嫚罵殺澹食之
監軍使遣牙將趙琦慰諭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頸錡陽

驚扈解乃囚別館蕃落兵薛頡主之挽硬兵李鈞主之
又以公孫玠韓運分總餘軍室五劔授管內鎮將令殺
五州刺史屬別將庾伯良兵三千築石頭城謀據江左
常州刺史顏防用其客李雲謀矯詔稱招討副使殺鎮
將李深傳檄蘇杭滬寧四州同討錡湖州辛祕亦殺鎮
將趙惟忠而蘇州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執釘舷上獻
於錡錡敗而免憲宗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爲諸道行營
兵馬招討處置使中官薛尚衍爲都監招討宣慰使發
宣武武寧武昌淮南宣歙江西浙東兵自宣杭信三州
進討初錡以宣州富饒遣四院隨身兵馬使張子良李
奉仙田少卿領兵二千分下宣歙池錡甥裴行立雖預
謀而欲效順故相與約還兵執錡行立應於內子良等
旣行其夕諭軍中曰僕射反矣精兵四面皆至常湖鎮
將千首通衢勢蹙且敗吾輩徒死不如轉禍希福部衆
大悅遂廻趣城行立舉火內外合謀行立攻牙門錡大
驚左右曰城外兵馬至錡曰何人邪曰張中丞也錡怒
甚曰門外兵何人也曰裴侍御也錡拊膺曰行立亦叛
吾邪踣足逃于女樓下李鈞引兵三百趨山庭院格鬪
行立兵貫出其中斬鈞傳首城下錡聞之舉族慟哭子
良以監軍命曉諭城中逆順且呼錡束身還朝左右以

幕縋而出之錡以僕射召數日而反狀至下詔削官爵
明日而敗送京師神策兵自長樂驛護至闕下帝御興
安門問罪對曰張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爾以宗
臣爲節度使不能斬子良然後入朝邪錡不能對以其
日與子師回腰斬于城西南年六十七尸數日帝出黃
衣二襲葬以庶人禮擢子良檢校工部尚書左金吾將
軍封南陽郡王賜名奉國田少卿檢校左散騎常侍左
羽林將軍代國公李奉仙檢校右常侍右羽林將軍邠
國公裴行立泌州刺史贈王澹給事中趙錡和州刺史
崔善貞睦州司馬削錡屬籍從弟宋州刺史銛通事金
人銑從子師偃流嶺南

贊曰語曰出入之吝謂之有司賤之也德宗平朱泚京
師府藏耗竭諸道始有進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徃徃宜
索於天下以人主規規財利下行有司之事天下無事
賦取猶不息劔南江西有日月之進杜亞劉贊王緯及
錡歲時進奉以固其寵號稱賦外羨餘又亦託中旨以
盜庫物然獻纔十二三餘皆私之江淮以南物力大屈
人人惟然忘生貞元以後中官市物都下謂之宮市不
持符牒口含詔命取濫織惡布紅紫之倍其估裂以償
直市之良賈精貨皆逃去不出列廛閉者惟粗雜苦窳

而已又有疆驅入禁中罄所車輦賣者不平因共毆笞之蒼頭女奴名馬工車惴惴常畏捕取而德宗蔽於左右前後莫知也故善貞因錡并論其事卒不知錡顯鹽鐵之利以養兵圖叛曾不及庸有司之吝遠甚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終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刊
皇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鯨等奉
旨重修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郎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偽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李歸仁李咸白秀芝等潼關失

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侵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贖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僞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宗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命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蔡陽破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校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澹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未寧莎柁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旣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贛膺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避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

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千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間景城收糧資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偽刺史以獻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度使張鎬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宗裨將陽惠元破安慶緒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命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釭取糧艘二百艘以餉汴軍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柁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旣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贛膺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避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

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卽整師引道諸將
白須良曰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乎時召兵
無先忠臣至者代宗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與倍等周
智光爲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
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
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
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卽圍棘約士投所
掠物圍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
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郭忠臣
勒裨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之貫其營而還殺數千百
人悅聞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爲汴州刺
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
資婪吝嗜色將士婦女逼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
張惠光用爲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
光子居牙下愈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
將丁暉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
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奉朝請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贓得罪帝怒不
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
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

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
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某所死渠從
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悽然悟釋之下除王傳忠臣慙
直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
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既失兵怫鬱不顧藉朱泚反僞
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
其子俱斬

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
檢郭子儀表爲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訐貶
巴州司戶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

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
業出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也琳素善蒲
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卽位召訪政事
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
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瞶
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
罷帝由是亦疎涉琳從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
州次盤屋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
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
髮髮舍仙游佛盧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

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貫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時又有蔣鎮者洌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壻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于鄆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洌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汙僞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脩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經經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鷗竝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鷗焉衆大驚號落鷗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卽拜刺史兼防

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幢幟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剴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旣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濤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節天平薦濤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即其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南詔寇雋州掠成都徙駢劔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劔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脫大掠不可

悔駢曰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
當是時蠻攻雅州壁廬山間駢至亟解去駢即移檄驃
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質子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
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兵馬虞候王
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人
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
練兵戰者厚其衣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
焉駢曰皆王卒命均之戰士失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
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
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張榮以士五百

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完府
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
之取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
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衣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
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
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
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
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
以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
今日寃也逮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復錄突

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意不憚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
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將在行者初不知謀
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蜀之士惡成都城歲
壞駢易以磚甃堞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
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
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節度梁纘者本以昭義兵西戍
駢表隸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
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使駢遣將張
潏與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

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
官軍義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
罪輒罰大罪以聞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潏以
兵五千屯柳扼賊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竝海進
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
兵二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類帝
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
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
威震一時天子倚以爲重廣明初潏破賊大雲倉詐降
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

厲起人死亡潯進擊之巢大懼以金啗潯騰書於駢丐
歸命駢信之許爲家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武兵數
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卽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
師巢知兵罷卽絕駢請戰擊殺潯乘勝度江攻天長始
巢在廣州求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
肯赦巢與鄭敏爭于朝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
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然後立功畢師鐸諫
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
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
將呂用之畏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

且有口語况賊平袂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疊求
福爲不朽資也駢入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
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
十五萬駢將曹全晟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
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
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
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
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
會二雉離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
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

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
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實怒
辭疾不出豐隙遂構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
漢宏將爲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
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
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
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
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橈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
席子嬰軼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
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

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悻脅邀天子冀
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綠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
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悒悒部下多叛去
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鄱陽
人世爲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離既孤依舅家盜私
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微得役鬼術寶藥廣陵
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者嘉其術稍補
右職用之既少賤具知閭里利病更得失頗盡極言政
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
帛還結左右日爲譏妄以動駢又薦在人諸葛殿張守

一爲長年方竝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
爲人臣慮機事慮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廢之
明日殷以褐衣見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
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
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敕吏即日驅徙
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飾以金珠璆
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儼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
接用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
拜語言俚近左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
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其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
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銅匕首用
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祕之常持
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
隱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機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
廷中詭稱觸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
之懼有擿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
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
灌詣方士被除謂之解穢少選卽引去自是內外無敢
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駢還其
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用之旣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

亂乃擢廢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闕間凡私
聞隱語莫不知道路箝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
萬爲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
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管署皆備建百尺樓託
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娟秀
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待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
足至苛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愈公
楚數規戒其失不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
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
殲焉駢從子瀆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除之高氏且無

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瀆貸貲不能
滿故妄言因出瀆筆驗之駢歎吏禁瀆出入俄署舒州
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瀆嗣襄王
煜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
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
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
杞董僅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偪使附已政事未嘗
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
請駢齎於其第密縊之紿爲昇天事不克光啓二年蔡
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翔奔告駢命

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諧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徂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陰以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擿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覲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旣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與我善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土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旣奪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

此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口尚何疑漢璋喜
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
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神劍以高郵兵
諸校倪詳遠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駱玄真主
騎趙簡主徒王郎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劍中悔繆
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日不下則糧乏衆心搖矣神劍
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師鐸曰民稟尚多何
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鬪志何事聲援君意不行孰敢違
漢璋內忌神劍恐不爲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
女共之其四月兵傅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
且自督戰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
用命師鐸懼退舍台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
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之間狀徐曰師鐸衆思
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符耳駢曰吾
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爲
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慙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
求救於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曰始
吾以心腹任君君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
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
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宿將勞軍因得

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庸來
卽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卽火之宅日以甲士
百人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
右驅出用之至南門舉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
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攻具用之人索居人馬及丁
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息又疑爲間數易
區處家有饑餉皆相失至饑死者相枕藉駢召大將古
鏐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
朝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
收置署中會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
者夜焚南柵以應丁外師鐸入守將張全廼戰死用之
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兵將執用之以昇師
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梁纘謝曰
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
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
駢待之如賓卽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劍以次授署
秦稠封府庫以待師鐸鐸去丞相號于時守衛未謹駢愛
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
刷大耻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侍公因泣下
駢恒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十

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諱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卽名彥聚徒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貨入黃巢黨中旣敗與許勅降駢累和州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詐曰足下向誅妖人羣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典兵權在掌握四隣聞之一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爲帥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鐸不決以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皆負山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師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縊乃絕仇家睢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意師鐸復推立之用之旣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

歸張神劔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劔怒與別將高
霸將攻師鐸彥之來召池州刺史趙鐸守宣自將入揚
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
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劔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
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
屯門樵蘇道絕食口乏稠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
敗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彥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
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鐸率兵三萬陣城下
漢璋爲前鋒宏入之駱玄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
騎爲左右翼旣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輜重于壁以羸

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兵接僞北
師鐸諸軍奔其壁爭以金玉貲糧伏諫而出行密引輕
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真戰死
師鐸雅倚玄真驍敢能拒敵旣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
出戰矣駢父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
煮葦帶以食駢召幕府盧況曰予粗立功比求清淨非
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
鐸旣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
大人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
侍者白有賊駢曰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

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遽爾衆辟易有奮而擊駢者
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
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卽斬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
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
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
重皆自出彥遣漢璋擊神劍破之神劍奔高郵漢璋欲
窮追會大雨還行密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
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
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家及彥奔東
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漸幾濬王朗踏而殞行密旣入
殺梁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
癯憊奄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彥師鐸與唐宏
倪詳焚白砂將度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二萬襲揚
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
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劍奔還行密授之
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之因
殺神劍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
備一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
刺其口刻駢名於背蓋用蠱狀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
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著其罪于路儒攻城未得志

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不免卽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捽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呼曰丈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手得公之劍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眾還廬州儒遂據揚州駢之死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爲副使令王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鄭師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饑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黃巢盜長安有王玫者爲僞節度使方調兵攻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吉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多擢晉州刺史進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若戰滂上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賊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封王重榮以兵屬玫合鄜延靈夏軍二萬保沙苑重榮上疏乞

誅攻令攻既戰攻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
避其鋒攻反與重榮李克用連和請誅令攻宰相蕭遘
密召攻迎帝攻趨鳳翔令攻劫乘輿走陳倉遂至興元
攻追不及劫嗣襄王熅奉爲帝攻自號大丞相專決萬
機始與李昌符共謀挾熅至是反爲讎昌符乃自歸天
子人心寢離及王行瑜敗於大唐峯懼歸且見殺又聞
購能得攻者以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
必以無功死若斬攻與北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
諾卽勒兵倍道趨長安攻居孔緯第方據几署事聞兵
入趨召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非反者
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攻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
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斃僵死尸相
藉卽傳首興元帝爲受俘馘宦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
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攻爲列校討黃巢數有功
熅卽位授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爲李鋌
所破卽奉款行在還取攻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景福
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
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貞招討一節
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瑜

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覃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鐵券稍憑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請授王拱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卽殺昭度李磎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梨園克用與戰破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銳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饗道岐軍走行瑜歸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有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二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于朝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護軍中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

僕射西川節度使性異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
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
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穴從內苑小兒先至
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謹昨行宮中士
捕繫之諱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
道路不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
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
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以弟敬珣爲
閬州刺史討定邛州百望旣能涪州叛校韓秀昇再進
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
上都田宅邸磴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
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
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
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
百姓遮道勞耳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
勸敬瑄募黃頭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
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
建鷓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
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卽寄孥梓州身

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遙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長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爲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濬壕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挺榜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傳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臾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爲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卽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

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旂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
宜還爲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滅諸軍稟食建怒
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
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劔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
擊敬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
縱謀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
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稟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遺爲
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
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資給民募士出剽麥收
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
饑無以郵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
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爲戢敬瑄曰將出犀浦列二營邀
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省街二屯明日戰
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
入城戰于城下守陴皆謀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
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
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白西門以張勅爲斬
砍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鬪死今日如志若橫恣
有犯者吾能全之卽爲勅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
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
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殺養死士約楊
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置藥于帶
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已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
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爲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
檄奏請日紛沓須報趨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
理隣藩皆驚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
榮死于亂貶爲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
遺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爲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

葉遺建所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
州供億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初帝在石門
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
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疆不利已與巨川
謀卽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
嚴師傳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
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詔留三十人爲控鶴排馬
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帝
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
國災漢八王亂晉宋王帥江左謀不軌吐蕃朱致亂首

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感
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
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
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
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
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顧
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下終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逾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教刊 直郎 司業臣葉尚高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爲覲居突厥
中禱于於軋犖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旣而妊及生有光
照穹廬野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
遣撥廬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
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偃攜以歸國與將軍安

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約兩家子爲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伎忍多智善億測人情通六蕃語爲玄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拓釋之與史思明俱爲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爲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飽因養爲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席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

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輒卒亂天下林甫落
之也祿山陽爲愚不斂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
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
之令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
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
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
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
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爲兄弟繇是
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
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
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
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
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
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
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
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
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爲樂晚益肥腹緩及
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
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
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

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
役戒曰善爲部署祿山眼孔大母令笑我爲瓊戶交疏
臺觀沼池華僭帟幕率緹繡金銀爲筭筐爪籬大抵服
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障
前置特楊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古
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
相我欲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
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
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
北號雄武城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
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畜單于護真大馬三
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
署幕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
清安守忠李歸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
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
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遣賈胡行諸道歲
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人數百
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
羣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
禽異物以蠱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

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先後
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券封柳城郡公又贈
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
處置使賜永寧園為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送之
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
八千詔賜永穆公主池觀為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召
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
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
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
凡十一帝以慶宗為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祕書監
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
助我乎奚為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
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
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
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土方疲宜少息
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
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
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
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
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

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偉貌多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入者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

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言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艦循流下萬夫挽絙而助日三百里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

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勒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毋內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晤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出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臣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翮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

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
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
爲戰士故其下樂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
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旣而悔之憂見顏色乂而曰史
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
殺光翹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
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
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大原團弩士萬五
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
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
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
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械鬪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
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旣授甲不能脫弓襖
劔繫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
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
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
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
副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
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頽樹於河
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

三日下陳留滎陽次矍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之殺數
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死
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愷御史中
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
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
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
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
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闕
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
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贲濮陽人
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旬日
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
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
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
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
義降博陵亦拔唯橐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
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
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
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
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

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疆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爲遣尚等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爲患邪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內尚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卽遣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爲乾祐所敗囚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真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旬剝苛急百姓愈騷祿山怨慶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

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姻壻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
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
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
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
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
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闌里至空都畿豪桀殺賊
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慄勇
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人蜀終無進躡
之患帳下李徂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爲關人
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徂兒爲結
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旣叛不
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
無罪輒死或箠掠何辱徂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遭
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冠爲鴻臚卿
賊僭號嬖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
亦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
固有不得已而爲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徂兒曰汝
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
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創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徂
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

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卽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旣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并陘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裒兵十萬博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旣合驚且囂王分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孥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嶮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骸藉藉滿阬壑鎧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奸非反也天子有

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
降莊妻薛舍獲嘉紿言求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
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
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驛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
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
從慶緒者疾卒纜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
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衛洛魏募兵稍稍集衆
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改元天和以
高尚平冽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
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
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攜解由是能元皓以僞淄
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竝納順德州刺史王
暕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
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膾
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梓血與羣臣盟然
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
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從禮太傅順義郡王
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符敬超洛州刺史
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瓊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
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

賊而慶緒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
儒等爭權不能一凡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
剛猶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它事斬之麾下數千皆
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歎慶緒以乾祐爲天下兵馬
使權震中外悞悍少恩士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詔
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
而南作三軍乾祐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
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旣戰
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獲其弟慶和斬
于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崗賊復敗自是銳兵盡
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
李歸仁將兵萬三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
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
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墮牆取麥秸濯
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代乾祐將於是思
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陽慶緒
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
呼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
九節度奔還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

緒收官軍餘饟尚十餘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
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尚冽皆請自往謝思
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慶緒未出
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
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
荷棄兩都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
之罪唯王圖之思明恚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
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太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
斬之慶緒數目周萬志萬志進曰慶緒爲君矣宜賜死
乃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祿
山以王禮僞諡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
祿山陷東京以張萬福爲河南尹土人宗室賴以免者
衆肅宗嘉其仁拜濮州太守帝以賊國讎惡聞其姓京
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曰勿之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正口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
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唱
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斲草根求活也李
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賚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
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
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臥

內祿山喜睡尚嘗執筆待通宵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
莊語圖讖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
下赦令皆尚爲之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僞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
長七尺伉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
孝哲箴縷素具徐爲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
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
僞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爲王與嚴莊爭寵不平裘馬光
侈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道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妃
王宗室子百餘人窮誅陷物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
者不勝計剔首析版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
鄧季陽慶緒之奔莊此爲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
寶中爲安南都護附相國忠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
山南驛稟肅宗喜其誠許之累試鴻臚卿皆在賊中有
告其叛坐誅事連莊獄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
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
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一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罕于玄宗賜其名姿龐露
鳶肩偃背廠目側鼻鼻須髮躁健譎狡與安祿山共鄉
里生先祿山一日故衣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

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給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眞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瑤瑒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既至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獍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時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壻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

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
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
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
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
兵自固河間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暉持兵八
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
敗暉子杞死之饒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
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
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傳城幾拔屬
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備守常山
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
敗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
常山備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
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
思明中戟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橐城
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
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
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賊縱擊
大敗執琳引衆攻城禽李奐又拔景城李暉赴河死招
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

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
故承恩降而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
明兵所嚮縱其下惟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
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齎負老嬰則殺之殺
人以爲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
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旣數勝兵最彊信然有噬江漢心
以精卒五萬畀尹子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
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
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
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
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給爲賊使者責其後期
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
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
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彊
憫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
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
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
智欲以大誼動賊請間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
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對曰方祿山彊誰敢不
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

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即拘之收其兵給貲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鑄諭之思明使牙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爲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竝列卿以秀巖爲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瑒以恒州刺

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戍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即擢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牀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臥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爾至是邪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

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
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
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
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
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
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
且攻太原疏入于肅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
人曰若負我邪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
我三十年今日我忘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
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

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
舉魏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
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
天以周贄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
西略虞根本未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
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爲皇后以朝
義爲懷王周贄爲相李歸仁爲將號范陽爲燕京洛陽
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
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
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

大風不能郊留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
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
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胡良度
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
神功皆附賊即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
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日得地人取貨二艦思明乘勝
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
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元弼攻之太清降思明又遣田
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之擊陳許敬釭擊兗鄆薛粵擊
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

河陽懷州京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
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
思明大怒召朝義并賂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
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
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
疲少息耳思明日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畢填乃去
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
將軍擊刀斗呵衛賂悅等被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
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
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

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
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
咤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
優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
對輒殺數人共指優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廐下將乘
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
明日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以長安
大呼懷王三日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
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
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贊許叔冀以後軍屯
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贊聞驚仆地賊領兵
還贊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贊次柳泉悅畏衆不厭縊
殺思明以氈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卽位建元顯
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
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貢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
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
輕死貢給計日聞上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
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
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擐甲登樓責
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朝

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
不克亦死貞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
清罪乃梟久仁徇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玉敗走
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
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定朝義虛懷禮
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相食
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耻爲朝
義屈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
兵十餘萬討賊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
郭英又殿入自龜池李抱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
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開府儀同三
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吾大將
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
壯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
矣若閉城留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
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
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從者相疑則滅可待
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州王師部
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十萬距橫水戰大敗俘馘
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

節度使張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間并至無煙方洌寒人皆連紙襦書爲裳褴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令崇皆背賊倚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旣戰而卻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入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彊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北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廝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鑒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脩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

壁不受曰頃既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饑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焉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思明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偽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宮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晉曰祿山思明興夷奴餓倖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在桓又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之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

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帝劉裕楊堅而不淫者是以著其論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宋宋祁撰

皇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較刊
皇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條一級臣黃
旨重修
錦等奏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間衆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爲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卽拜節度使

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
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
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
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衆
二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芑約納爲唇齒陰計取汴州卽
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
計得因媢罵勉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
路勉治蔡渠列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
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
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
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臣高秉哲以
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
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嶠澠留守鄭叔
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
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
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卽北侵汴州南略鄂
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
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愔
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

別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
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
希烈遣周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玠姚愔韋
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
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
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度
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并力以李勉為淮西招討使
曜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
節度使賈耽與臯副之德信去陽翟入汝壁賊取陽翟
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眾三萬圍
曜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
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畏
服為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
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溼稍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僭即
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為宰
相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汴
州為大梁府治安州為南關梁石作璽又於上蔡襄城
復折車釭奉以為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
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
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栢少清攬轡曰公小不

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
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
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陴士感
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猥吾寡不如退
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
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
我爲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
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
是誰敢去昌大斬彥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
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

取紙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
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旆
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
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希烈既沮郤而壽州刺史
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
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二萬執崇暉進拔汴州禽鄭貴
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干希烈遁歸蔡賊戍將孫
液挈鄭州降帝卽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
襄州爲樊澤所破獲文朝會臯建封環及李澄四略其
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

陰令醫毒之以死始希烈人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
彊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能
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奴媚者
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彊終必
敗云何竇父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
自立未決有獻合桃者竇請分遣仙奇妻聽之因蠟帛
丸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率兵譟而入子出
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因希烈并妻
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卽拜淮西節
度使百姓給復二年俄爲吳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
保竇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
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
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
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
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滔主
牙兵尤狡譎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
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
檢校左散騎常侍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
懷寧郡王實封戶二百泚上書謝遣滔將兵西防秋代

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
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
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
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騎日視朝泚以偶
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
賜宴資隆渥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
知失權爲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
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未平兵郭子儀主之
決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汴宋
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
中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副大
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
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
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與崔寧領兵繼進
涇上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
實又求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
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
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減大官
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
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

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
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鑿面
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
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
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
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
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
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
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滄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糲飯
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謀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
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令瑒林大盈庫寶貨如山
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往人二縑
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旣上變
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
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
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
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
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
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
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常

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七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冒出盧杞關播李竦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間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含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諫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貨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保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大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荅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僞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喟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

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卽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卽拜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鍊爲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芝光晟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署卽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旣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千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爲上

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於是城
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脩攻具
毀廬室爲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漢谷
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
應戰思子陵西三敗賊次東渭橋出遊奔軍以逼都城
忠臣兵數衄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令壯
士居上將傅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
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囂城中
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卷
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三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
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
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歛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
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止昏賊
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
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
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
不詰其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
厭苦泚恣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曰奉天
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鄭官一二而
已李懷光壁九子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

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時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秣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飡餅餌劔南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侍御史方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家乃止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寢饑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稟不絕或請停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卽厚斂居人許季常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二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旣受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又曰官多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疆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

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徙它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光晟不許曰西軍方彊不可輕以取敗日暮雨軍退希倩謁泚曰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繒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慙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堰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明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脩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待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未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

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
始泚多出金兄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
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卽賜詔
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保河中
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鑒
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卽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
浸疆土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
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
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
保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
自謀伏莽中爲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圍
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
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寺出奔故泚挾令言
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
泚失道問野人荅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
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
希鑒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鑒
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人望見其子弟亦
哭宋膺曰某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梁廷芬
入見希鑒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

成大事希鑿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
不復入泚猶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
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廷芬與泚
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薛綸高幽岳武震朱
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年四十三
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壻金吾將軍馬
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耀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
會窮冬大雨泚欲禳變鳩殺重耀以王禮葬賊平出其
尸膊之李希倩等諸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爲京兆尹
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
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
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
王師不利喜見眉寓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爲賊
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
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卽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
皆笑謂爲火迫鄭侯本相州人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
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暉之爲留後表其謹肅任將
帥遂爲節度使旣挾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謂爲
宰相所抑鬱鬱不懌泚亂匿田家旣得用辭令一出其
手故辭尤諄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路

元光怒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
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唯李日月毋得貸泚未敗號
其第爲潛龍宮徙珍寶實之人謂潛龍勿用亡兆也晟
惡田希鑿之途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
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吏萬歲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
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
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
希鑿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
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
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
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
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狀
置對乃綈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終 列傳 十五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終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直郎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葉向高等奉

旨重修

黃巢曹州冤旬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眾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稟帥尚君長柴存畢師

萬曆二十三年刊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中終

列傳

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卽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晟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邾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遏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螳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

代元裕賊出入蘄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
仙芝與巢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
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
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
卽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
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
州遂至數萬繇潁蔡保嶺岬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
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
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
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
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糒糧期二十日至而城已陷
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
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苦守進破
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
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
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
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
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
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

中人馳驛卽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
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
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
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
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
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
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
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
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
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
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
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
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
使裴瓌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
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卽叛去轉
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於是高駢遣將張濬梁繼收賊
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
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
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
使韋岫戰不勝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莩過崇

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
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
賊巢怒斬朴是時關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諸道行
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
求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
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
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
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
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賢柄朝垢蠹紀綱指
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
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旣懲宋威失計罷之而
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
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
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
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
衡未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賊焉投齒蔽江進
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卽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
焚廬詹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
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荆南脅
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

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山南東道節度使
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鞞望賊陣縱
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
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
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伴件八鐸招
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
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
攻鄂州入之全晟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蕃代其使乃
止巢畏襲轉徙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
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
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媪曰有追至告以
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
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
張濬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郤乃保饒州衆多疫別
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
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濬陷睦婺二州又取
宣州而漢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
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詔兗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
州拜全晟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
晟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師未至請假

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克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水屯皆散巢聞悉衆度淮安稱幸士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賴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資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託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

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
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
糧不能飽無鬪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
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燒
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
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
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
人號禁谷賊至今攷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
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北至而賊已入
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
當辯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
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爨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
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
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
令攷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
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
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
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
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
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

升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
舍田令收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卽妄曉人曰
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
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會閱甲第以處
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
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卜日舍舍元殿僭卽
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
數百列長劔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
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
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
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妾
曹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瑒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
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
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
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
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璿朱溫張全彭攢李達
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
功臣以林言爲之使北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
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
大索望闕豆盧瑑崔沆等匿未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

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
瑒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
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
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
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
略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
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
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裒兵俄而殺玫
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
定王處存次渭橋廊延李孝言自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
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
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
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鬚自誌夜人殺賊都人傳言
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
女市少年亦冒作鬚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
遣孟楷率賊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
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
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
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
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保

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
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
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
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保不得耕
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人
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
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
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卽授
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
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管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
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
懸之誅郎官門闕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
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
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
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
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
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
山南劔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
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
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

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郃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郤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萬八千赴難逗留不進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不報卽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嵬溫旣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瓌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逵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阬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

陂賊敗執俘數萬僵屍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黃揆襲
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
勤康若立夜襲京師火厝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
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卽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使尚
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
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
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
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
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
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闖巢夜奔衆猶十
丑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
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
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舍未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
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
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
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
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
尚書右僕射裴瓌脩復宮省購輦輅仗衛舊章祕籍豫
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
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卽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辨列百巨碓糜骨皮於日并啖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救陳趙彘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堞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谿皆暴益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躡賊將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

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
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
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
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
揆欽乘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
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僞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
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
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
擊殺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噴唐去丑口而著黃明
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與後不死秦宗權始張株亂
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公皆巢黨也寧天託諸
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
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
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卽授以州有兵萬人乃
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
其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
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望寇梁宋間巢死宗

權張甚嘯會通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
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
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稟慘所至屠老
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遼荆郢北
亘衛滑皆鷹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犖保陳朱全
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
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
十車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
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
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孑餘全忠大怒斬調而
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
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弘
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浸汴西鄙北鄙
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丘侵板
橋盧瑋引兵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
擊殺瑋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
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
城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馮士諱趨中
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
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

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誓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兩神策兵縻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徇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觀者大笑與妻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卽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幸給一刀後期卽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

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間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兩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誓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京師兩神策兵縻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徇兩市引頸視車

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卽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率給一刀後期卽誅朝廷賴其入收累拜檢校太尉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齊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
制官而小人意足履自參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
香木爲軀內金玉統素爲肺府冕而坐妻媵侍別帳百
偕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祀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
牢祈請或紿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
我必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
嘗游吳隱之祠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
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悅人豐衣食後稍峭法答至千
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亦有五千餘姓當
族昌曰能孝於我貳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感恩都
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
擲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王咤曰朝廷
負我吾奉金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
獸其虐乃勸爲帝近縣舉狂譟請昌令曰時至我當
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
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皆贊之昌益兵城四縣自防
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
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
碧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
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客

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
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
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卽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
二年卽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
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鈴
石印十牀及宅鳥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
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
天子卽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赤光長十餘丈
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黃龍
殿以自祥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
乃北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
禁不許下書屬州曰以某日權卽位然昌荷天子恩死
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旨者節度副使黃碣山陰令
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昌曰開府領節度
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賴願王改
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
乃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縉犒
軍執應智王溫韓媪吳絲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
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赦復討之傳城而壘昌又執朱
思遠王守直盧勤送鏐軍求解昭宗遣中人李重密勞

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於淮南楊
行密行密遣將臺濛圍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以救
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
人言外師彊輒斬以徇給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
雲門出金帛傾鏐衆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遽還去爲
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
面攻未克會臺濛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武曰賊根本
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錢
雖簪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
用命又減戰糧欲犒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
將駱團入見給言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
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
大臣李邈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之昌敗猶積糧
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帑而兵不及萬人鏐遂爲
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
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
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
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
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而亂多者古

今之勢盛王業業以來治可少忽哉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下終

唐書凡二百二十六篇總二百五十卷

二十一帝本紀一十篇一十卷

十三志五十篇五十六卷

三表十五篇二十二卷

列傳一百五十篇一百六十卷

錄一卷

釋音一卷

